

## 炕腊肉的流年

□ 重庆 何龙飞

每逢腊月，就是炕腊肉的好时节，色泽金黄，腊味飘香，尽情潇洒，乐在其中，早已深深地烙印进了我们的记忆里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家苦熬多年后，终于在腊月杀了第一头年猪。看到新鲜的猪肉，前来祝贺的乡邻、我和弟弟欢笑的神态，父母乐了、欣慰了。年猪肉，必须炕，才有腊月与过年的味道。

说动就动。父亲力气大、胆子大，就端来木梯子搭在墙上，上梯步后，将绳子系于木檩上，垂下，把木搭钩拴于绳子上，待用；再把棕叶子系好的、已码盐、花椒等作料，包括猪头、蹄、尾、内脏、瘦肉包等在内的猪肉提起来，挂在木搭钩上。做完这些，已有些累，还喘起了粗气，但父亲想到腊肉的色香味美，可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后，也就累并快乐着了。母亲力气小，干不了重活或冒险活，索性就去抱发火柴、湿疙兜、少量干柴块到灶门前，划燃火柴，引燃发火柴，架上湿疙兜、小块干柴块，再吹一吹，星星之火便呈燎原之势，越来越大，且燃起青烟，一缕缕地升腾到屋顶后钻出瓦房，煞是富有诗意。可是，火不能过大，否则会烧化炕的腊肉。瞧，一不注意，腊肉在滴答滴答地掉油了。母亲见状，赶紧把火势控制住，变小乃至微火、仅

有火石了，这样刚刚好。而且，腊肉与火的距离也要求恰到好处，远了，不利炕腊肉；近了，又会烧腊肉。母亲仔细瞅瞅，凭着感觉，处理得恰当。还需要柏树丫，炕的腊肉才更香。母亲想到了这一点，马上催促父亲到坡上去钩、砍柏树丫。父亲岂敢怠慢，拿上绑好镰刀的竹竿与篾刀，就往柏树下走去。盯准目标后，父亲用力举、拉竹竿后，那些柏树丫就被钩、拉断，掉落地上。如果不够，就搭上木梯子，上梯用篾刀砍。总算足了，父亲才住手，抱着那些柏树丫回屋去放在了火塘上。借助于火势，柏树丫“噼噼啪啪”地燃起来，成了猛火，蹿上去熏烤着腊肉。“该翻动腊肉了！”母亲在一边提醒，父亲配合得十分默契，尽可能让腊肉们都能熏烤到，吮吸进柏树丫的香味。

接下来，就是烘炕腊肉了。自然，火要文，以至于火石也可。然而，务必注意观察火势，适时加柴，保证恰当的火势，方为上策。父母注意到了，拿捏得游刃有余，炕出的腊肉金灿灿的、香味十足。看到我们好奇不已，父母就安排我们照看炕场。大概是贪玩的缘故，我们分了心，以至于火大烧化了腊肉或火熄灭了，没达到炕腊肉的目的。结果被父母发现了，原以为会被臭骂一通或责备一阵，岂料，父母非但没有责骂我

们，反而鼓励我们总结经验与教训，力争把炕腊肉的任务完成好。此招真灵，我们加强了责任心，硬是把腊肉炕得金黄芳香。

夜深人静后，瞌睡虫来临。父母把我们安顿入睡后，又守着炕场的火势，继续炕腊肉。第二天，继续上演炕腊肉的一幕幕。直到把腊肉炕好，可以存放或悬挂了，这一要事才告一段落，只待来年了。那时那地，望着那些诱人的腊肉，我们一家人欢欣鼓舞，满脸的幸福，满心的陶醉。

于是，在我和父母的通力协作下，炕腊肉的事每年都在腊月粉墨登场，炕出色香味美，炕出欢声笑语，炕出温馨与血浓于水的亲情、挚爱。可以说，在内心里，我们喜爱炕腊肉，渴盼着每年都能炕腊肉。可是，事与愿违。后来，我们兄弟俩都住校读书了，家庭开支增大了，甚至有些入不敷出，杀年猪、炕腊肉只能成为奢望了。待到我们升学成功后，家庭开支明显减少，炕腊肉的事才在我们家重新恢复。那升腾的青烟、像星星眨巴着眼睛的火石或跃动、翩翩起舞的火势、金黄的腊肉、弥漫的腊味，和着我们的欢笑声，一起织成唯美的景致，定格进我们的脑海里，伴我们度过虽然寒冷但温暖、飘香的腊月。

## 拜年

□ 合肥 高国春

拜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，是炎黄子孙辞旧迎新、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。它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，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、祝贺新年如意、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。遇有同辈亲友，也要施礼道贺。按传统习俗，拜年从初一到十五，通常从家里开始。初一早晨，晚辈起床后，要先向长辈拜年，祝福长辈健康长寿，万事如意。长辈受拜以后，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。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，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，互道“恭喜发财”“事事如意”“新年快乐”等吉祥的话语……

其实，拜年不是我国所特有，韩国春节也拜年。大年初一清早，由父母领着孩子，穿着民族服装，给祖父祖母磕头并奉送礼物，老人则给孩子们每人一个包着钱的红包。

在我国，民间拜年范围很广，形式多样，大致可分为四类：一是走亲戚。初一一定要到岳父、岳母家拜年，其他近亲则不限前后。这种拜年还要带些礼物。二是礼节性的拜访。指到同事家、一般朋友家拜年。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，寒暄两句客气话就要告辞。三是感谢性的拜访。凡是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，就要买些礼物送去，借拜年之机，表示谢意。四是串门式的拜访。这主要是针对左邻右舍的街坊，平常没什么

交往，逢年过节互相问候一下。

过去拜年，本地的以登门为主，异地的以书信为主。后来有人用明信片拜年，卡片上印着精美的图案，留有空白供人书写情思、表达祝福。也有印好新年贺词的，或正儿八经公文式样，或亲密无间诙谐有趣，或公开内容人人可用，或暧昧得只有两人能品出滋味，或辞藻华丽引诗摘文，或朴素清雅直掏心，因人因情而异。

随着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，拜年方式也与时俱进了。手机的普及，使短信拜年成为主流和时尚。不少人从年三十开始，手机就会响个不停。小小的显示屏以其快速、不占线的优势及其特有的文化色彩传递着亲情、快乐和幽默。而电脑宽带更丰富了拜年的内容和方式，网上拜年开始流行起来。手机的智能化，使拜年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，当你打开微信，便会弹出生动的画面：一辆用画图软件制作的小车上，装了满满的饺子，在打开的画面上嘟嘟地开了过去。

拜年虽有多种形式，但说到底，拜年实质上就是拜人。一个“拜”字，就是双手合十，传达出虔诚。拜年，总是拜心目中崇敬的、爱戴的、敬佩的、感激的、亲切的人，或长辈，或老师，或领导，或朋友，或邻里，向他们献出真诚的敬意和祝愿。春节将至，您想好了要给谁拜年吗？

## 局长的快递

□ 菏泽 王圣礼

这几年，每逢节假日前夕，贾局长都会特别强调遵守廉洁纪律问题：“中央八项规定早就出台了，我们也三令五申，可还是有人把纪律当成耳旁风。你们去没去其他领导那里我不敢说，但确实有个别人，还拎着大包小包往我家跑，都让我给扔出去了。不长眼也就罢了，难道还不长脑子？就不懂一点规矩？还有没有一点纪律？你就不怕给我、给咱们局造成负面影响？以后都要长点记性，谁也不准往我那儿跑，去了我也不会给你开门！”每次讲完这番话，贾局长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——大家打心底里欢迎作风清廉的好干部。可过不了几天，贾局长就会收到一堆快递……贾局长心中暗喜：真是一点就透啊！

今年春节，贾局长照例在节前开展了“警示教育”，专门强调“不许登门”。果然，节日期间贾局长家清静极了，但快递明显多了起来。贾局长天天收快递收到手软，各种礼物更

是五花八门。闲暇时候，贾局长也会清点一番，他发现今年春节，局里的十几个中层干部里，就剩下郑科长没有任何的“表示”。

郑科长是局里有名的老黄牛，工作踏实肯干，这些年也给局里作出过不少贡献。可这人有特点——不合群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以他的能力和才干，早就被提拔成副局长了。

“这个老郑，死脑瓜子，看来是真的不想进步了！”贾局长心说。打那以后，贾局长越看郑科长越不顺眼，想方设法找了个机会，把他调到了下面的办事处。离开那天，郑科长啥话也没说。

转眼到了中秋节，丹桂飘香，明月如镜。贾局长家的快递依旧堆成山。这次让他惊讶的是，有个快递竟然是老郑寄来的，而且很有分量。“难道他吃了亏终于开窍了？”贾局长迫不及待地打开快递包裹，只见他的金鱼眼突然瞪直了，脸色煞白，颗颗豆大的汗珠顺着肥硕的脑袋滚下来，砸到盒中的礼物上一——天哪，那竟然是一副银亮的手铐！……

## 篱笆

□ 池州 石泽丰

篱笆是古老中国农村房前屋后的一道风景。

它围着花园或菜园，默默地守望望着朝阳和落日，阻拦着鸡犬和猪羊，谨慎而有序地保持着站立的姿势，既流露出乡野的风情，又深怀着对土地的敬畏。它把母亲进出的菜园门留在一侧，用吱嘎的声音迎接母亲归园，或目送着母亲离去，日复一日，于平淡的日子里看炊烟袅袅。

过去的乡村没有高大的院墙，没有如今运动般圈地的铸铁护栏，所见的是那些用棍子、竹子、芦苇、灌木编扎在一起的篱笆，它们依在朴素房舍的身边，护出青青的菜芽，或是芬芳的花朵，以一种略高出地面的“超现实部分”，展露出对农家的热爱，对田园风光的眷恋。

在我印记里，那些农家调皮的孩子，那些和我一起玩得日落了还不知归家的伙伴，总是隔着篱笆向园子里窥视，哪家的瓜果熟了，哪家的花儿开得最艳，我们总是想最先摘到手。因为篱笆，我们成了进不去的局外人，成了偶尔翻越篱笆的小偷。记得有一年，桔子尚未成熟的时候，一天，我去了外婆家，冬水看到黑佬爷家园子里的桔子挂满枝头，便约上其他几个同伴，偷偷地从桔园的后面潜入，翻过篱笆，躲在桔子树底下。他们正准备伸手去摘又青又涩的桔子时，却被黑佬爷的女儿石莲发现了，石莲立即告诉黑佬爷，而黑佬爷并没有去园子赶跑他们的意思，而是绕道去了冬水家，让冬水的母亲去唤回冬水。如今想来，像黑佬爷这样质朴的农民，首先考虑的不是桔子被毁，而是怕自己的举动惊吓着冬水这孩子，怕给孩子们的心里造成阴影。

时下，黑佬爷早已去世了，冬水也因一场事故身亡近三十年，和冬水儿时一起的玩伴，我们个个都步入了不惑之年。听说因为标准化农田建设的需要，昔日那些梯田已被推平，包括黑佬爷家的桔园。那些曾经站立在风中的篱笆，也全部不知去向，原址上留下的，是一种空旷，一种现实的空白。北风劲吹而来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对农村温情和生存意趣深情的呼唤声音。

岁月依旧，依旧在四季轮回的轨道上匀速环行，以离心运动的方式把附着在它上面的万事万物一一抛出，包括那些不凌空蹈虚的篱笆。它把我们这群孩子也抛到了中年，抛出了农村，使我们成为远行的游子。时隔多年，当我以感情力量向村庄一次次靠近时，所见的是一种被日子的长鞭抽打得如此沧桑的村庄面容，它陌生而又模糊。我收回视线，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都是昔年篱笆绕园的情景，它朴素、谦卑、柔和，且具有诗意，掺杂着母亲的呵护和温情。